



虎头岩的蓝

□向军

蓝花楹的枝条直指苍穹，顺着枝头，目之所及，蔚蓝作为底色的空中，高低错落的山城如海市蜃楼。置身虎头岩的制高点，让人不禁在心里诘问：“难道，这就是世人说的天上人间？”

伫立观景台，凭栏凝视临崖一排高大整齐的蓝花楹。此时，离花期尚有一些时日，但枝头已隐隐透出些许的蓝意，仿佛是大海被揉碎了，洒在高处。我忽然想起挚友曾说过的话：“当蓝花楹盛开时，这里就像一片活泛的深海。”而她，愿化作一尾自在的鱼，永远畅游在这片蓝色里。

观景台临崖的公园，植被荫翳蔽日。目光掠过树冠或穿越枝丫罅隙，但见嘉陵江在脚下奔涌，像一条流动的绸缎，将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轻轻揽住。红岩村大桥横跨江面，彩色的桥身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汽车在桥上疾驰，轨交在楼间穿梭……一幅幅、一帧帧的城市画卷，无不动感十足，活力四射。然而，它们在蓝花楹的映衬下，都仿佛成了背景。

移步至观景台临崖的茶饮间，古朴、典雅、清幽而又书香、墨韵、禅味十足的布置，加上宽大的落地窗外几棵高大静默的蓝花楹，不禁让人想起“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诗句。端坐在茶台前，透过茶水的热气、袅绕的香雾，看着蓝花楹椭圆状披针形的小叶和枝头扁卵圆形的果实，仿佛置身于逍遥的仙界，却又清晰地感知着人间的烟火。半梦半醒中，轻呷一口香茗，聆听友人的娓娓细语，让人尽享慢时光，感受众生不易，顿悟生命可贵。

挚友的父亲曾是一名海军战舰指挥员，受父亲影响，她从小就偏爱蓝色，听父亲讲述蓝色大海的故事，看父亲穿着英姿飒爽的蓝色制服。她的脑海里，她的心中，也总是充满了蓝色：蓝色的大海翻涌着浪花，蓝色的天空飘着白云，就连梦中的灯光，似乎都是温柔的蓝色。凡是与蓝色相关的事物，总能让她眼睛发亮，喜形于色。

然而，命运却对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多年前，一种罕见的疾病缠上她，四处寻医问药，却始终没有效果，她的世界一片灰暗。为了散心，她拖着沉重的步伐，不知不觉来到虎头岩，被眼前的一片蓝撞了个惊喜——一排蓝花楹正在盛花期，那浓郁的蓝色如潮水般涌来，将她紧紧包围。她站在花树下，看着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恍惚之间，一颗被病魔折磨的心脏，以及所有的痛苦都随着花瓣一起飘落。心中的阴霾，竟渐渐被这蓝色驱散，不安的灵魂一下就淡定下来——这里的每一片花瓣，似乎都承载着她对父亲的思念，都给她的灵魂带来慰藉，让她在病痛中找到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宁静。

深爱她的夫君，见她沉醉于这里的蓝色，就租下蓝花楹挨着的那栋楼，按她喜欢的风格，拾掇成典雅古朴的茶室。她说，每当进到这个茶室，就仿佛到了舰船上，看到父亲带领着战士劈波斩浪，勇闯蓝海的身影；看到父亲去世前与病魔作斗争的顽强……此情此景，她的灵魂似乎得到了最好的抚慰，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

看着挚友喜形于色的样子，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光芒，仿佛病痛从未存在过。她就像一个天使，在这片蓝色的庇护下，绽放着生命的光彩。我心中突然涌起吟诗的冲动：“城中暮春时，虎头岩上思，渴盼蓝楹开，花溅泪眼湿。”

落地窗外，蓝花楹的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着我的心声。刹那间，它们在我的心中，怒放成一片厚重的祥瑞之紫，一片厚重的圣洁之蓝……那片蓝，是虎头岩最动人的风景，也是挚友心中永远的温暖与力量。（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

朱顶红

□陈益

刚一入夏，花园一角的那盆朱顶红就开了。开得鲜艳无比，整个后花园它一下成了抢眼的主角！大花君子兰，香气扑鼻的含笑，千姿百态的金银花，还有串串幽蓝幽蓝的紫藤，含苞欲放的水葫芦，山茶、蔷薇、芍药等，在它面前，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光彩。

我把这盆朱顶红搬到花园中间显眼位置，仔细欣赏起来。

朱顶红，花如其名。朱者，红也，顶红，极品红也。它花色鲜艳，朝天开放，无拘无束，大气豪放，这在一年生草本花卉中，是极为少见的。其形态，人称有百合花之姿，君子兰之美，还有“胭脂穴”之赞。在西方神话传说中，朱顶红是来自天上的星宿，它的英文名字源自希腊文的“闪耀”一词，也有人称之为“骑士之星”或“颠茄百合”，而台湾同胞则普遍称其为“孤挺花”。

朱顶红有一个凄美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一位美丽的姑娘叫朱顶红，她疯狂地爱上了村东头一位英俊的少年。谁承想，村里所有的姑娘也都同时爱上了这个小伙子。谁能得到帅小伙的欢心呢？于是朱顶红求助女祭司，女祭司告诉她：“用一枚黄金箭头刺穿自己的心脏，并且每天沿着相同的道路去探望小伙子。”终于，有一天当姑娘去探望小伙时，小路两旁一下子开满了红色的花朵，如鲜血一般艳红。姑娘兴奋地采摘了一大把红花，激动地敲响了木屋的门：刹那间，红花和红颜打动了高傲小伙的心，他们相拥相爱，久久不愿分开。这就是我们每每见到这花总有一种心悸的心灵感受的缘由。后来，小伙子就用爱人的名字命名这种花为朱顶红。

朱顶红最让人敬佩和赞美的是它的干，如柱一般，坚挺、笔直、强

壮，立于球状根部之上，仿佛要托举起整个蓝天，这也是它又叫“柱顶红”的缘故。有一首《七绝·咏朱顶红》的诗这样写道：“绝代风流对对红，擎天一柱耀苍穹。千娇百媚呈祥瑞，只为今生赤胆衷。”我不禁想起了20多年前，在北国边陲漠河参观边防哨所的那一幕：只见一名哨兵，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他身穿羊羔毛军大衣，下面穿棉裤。脚穿大头皮鞋，头戴棉帽，遮住双耳和双脸。戴特制口罩和墨镜，戴手套，紧握钢枪，在3米长宽的哨位上来回小跑。我不解，问随行的战友。回答：“此时正值隆冬季节，温度已低至零下40摄氏度。人在此时此地，如果5分钟站立不动，身体就会马上被冻僵，人永远就醒不过来啦。所以，我们的战士每两个小时一班岗下来，浑身湿透，大汗淋漓。在我们北方漫长的边防线上，所有战士站岗都这样。战士们说：‘为了祖国和人民，我们流汗甚至流血，也是我们的使命。’战士们不叫站岗，叫跑岗。”战友最后的调侃并没有让我觉得好笑，反而让我心情变得沉重起来。当晚，宴席上的特色菜“飞龙汤”，我没尝出鲜味来，睡在“北陲饭店”温暖的大床上，也久久不能入眠。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十分看清楚站岗哨兵的面庞，只看见纷纷扬扬的飘雪中有人影，只听到隐约传来的“咚咚”的脚步声。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可那个刻进我脑海里的身影画面和经久回荡的脚步声，仍然时不时地在我眼前浮现，在我耳畔响起！我猛然醒悟，那个身影和声音，不正像是这盆中的朱顶红吗？

身躯立于天地之间，撑起风雪中的天空，构筑起巍巍钢铁长城，脚步与祖国母亲的'心脏一起跳动，守望平安，无怨无悔！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小哥书航

□任正铭

天淅淅沥沥下着雨，楼下有人在搞促销，大分贝音响，歌词中反复吟唱的一句“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却让我心绪游走。雨蒙蒙中，我想起不久前匆忙离开这个世界的小哥书航。

小哥的脸上，总挂着一种标志性的微笑。那张笑脸，时常辉映在我心里，也辉映在朋友同事中。

小哥曾是一家党报的文学编辑，在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里，发掘和培养了一大批地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我还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他不时把一些作者请到合川巷子弟校家属院的老家，让身为教师的母亲为大家做饭做菜。一张四方餐桌，就成了小哥的文学讲桌。为培养副刊作者，他曾亲力亲为，多次在合川双龙湖等地组织文学采风活动，用文学创作实践，启迪年轻的作者们。在那个文学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有很多爱好者因写作上的出类拔萃，而被调进了城里工作，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或许是当年小哥一次不经意的帮助或推荐，从此就改变了一生。

作为出版过几部个人著作并纳入地方统一管理的高级人才，小哥的第一学历其实是小学。他曾在江

边锤过铺路的石子，在糖果厂当过熬糖工人。而励志是贯穿他整个生命的主旋律，只要有学习的机会，他总要千方百计争取。他以小学文凭考取大专自考全部科目，闯过艰难的外语关，考取了新闻高级职称。作为高级记者、合川区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合川区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小哥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新闻与文学作品，其中有剧本进京演出，获得全国戏剧大赛金奖，书写下了他的传奇。

我十几岁就下乡，后来或求学或工作而离开家乡，常常得到小哥的关照。记得那时为了给我联系落户的生产队，他独自跑了合川好多的山乡，终于把我安顿好。每次我在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他总是喊着我的小名：“小娃，莫慌！”给了我莫大的精神支持。一路走来，我乐于助人，曾获得过“重庆好人”称号，应该说与小哥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

此刻，窗外细雨霏霏，眼前又浮现出小哥的模样，他那如沐春风的笑容，给我、给他热爱的人们曾带去了多少阳光与温暖。

（作者系重庆市合川区作协副主席）



品云如山茶(外一首)

□雷扬梅

你恰好青春的时候
我正在你相反的方向
你经历了杀青，揉捻，烘干的炼狱
以向死而生的姿态
等待
我借四月小剂量的雀跃
带来一杯清泉
你便给我琥珀色的爱情

山中竹

它从黑暗中攥紧养分
向上，刺破低垂的云雾
漏下一小片光
碎成四月的斑驳
忽然想起教室后排
那个总在课桌上刻字的孩子
我想截取它最直的一节
削成戒尺
却又怕它太硬
划伤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被一阵鸟鸣紧紧包围(外一首)

□袁莺

我和一棵树
几乎同时被楼群包围
它看似鹤立鸡群
却不及高楼脚踮位置
尽管如此，于我而言
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奢侈

沿着树枝伸展的方向
试图寻找鸟的身影
却发现，被它刻意
隐藏的鸣叫
像一个未知谜底
永远琢磨不透

此时正值晚饭时间
栅栏围起的操场
空荡寂寥，偶有路过的行人
脚步匆忙笃定
唯有四周的鸟鸣，继续在耳边
翻来覆去练习和声

春天的落叶

秋天变黄的叶子
一直挺到春天才落下
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叛逆
却需要惊天的毅力

春色在此刻踮起脚尖
试图把绿意举得更突出
而躺在地上的落叶
此刻正被新陈代谢误读

树梢叽叽喳喳的雀鸟
作为见证者
希望用自己独特的语言
向人类作出说明

对一片叶子而言
其实更在乎的是顺其自然
任何道德绑架
于它，都毫无意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